

亲与仇

夏沉 编选

公大学出版社



亲 与 仇

夏 沉 编选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亲 与 仇

编 者：夏 沉

出 版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印 刷：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印刷厂

发 行：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开本/32 毫米787×1092 印 张 5 字数100千字

版次/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/1—10150册

ISBN7—5620—0108—1/D·104 定价：1.95元

内 容 说 明

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，是编者经过精心选编而成的。本书的作者以简略生动的文字，有声有色的描绘，将每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，故事情节曲折离奇，读来饶有兴趣，又感觉很有意思。

秃爪龙是怎样的人物，响箭是一支什么样的箭，亲与仇告诉人们如何爱和恨，金流星是何种武艺，拳搥怎样打搥台，读者只要花上几个钟头，读后全会明白。

目 录

秃爪龙.....	高智慧 (1)
响箭.....	李凤琪 (满) (15)
亲与仇.....	刘星宜 (39)
金流星.....	贾留柱 (74)
拳擂.....	周濯街 (90)

秃 爪 龙

高智慧

清朝光绪二十四年的年底，位于渤海南岸的潍县城，几盏宫灯在风雪中飘动，城里城外的人家关门闭户，冷冷清清，使得潍县城在大年夜出现了少有的寂静和黑暗。

城里有一户买卖人家。姓边，长年经营一处字号“鸿聚麻行”的生意，专以购进成麻、出售麻线、麻绳、麻布、麻袋为营生。主人边枫歧，时年五十有二，膝下一胎二子，边祥、边亭，皆14岁少年。由于边家为人厚道，在当地素有“边善人”之称。边家虽说经营小本生意，但靠薄利多销，勤俭持家，眼下已是不错的一户人家了，除城里有自己的字号和一正两厢的雅观住宅外，在城南几十里的荆山镇也有一处分行，因此处盛产棉麻，边家在那里投了大量资金。

翌年初一，天刚放亮，边家就敞开大门，在荒乱年月里想图吉利，主人边枫歧和老家人边怀良走了出来，恭候拜年的同行和雇工。

“哎，老爷，你看——”

边枫歧刚迈出门槛，就被老家人的惊叫吓了一跳，他看到门洞的角落处，蜷卧着一个人。他小心地将手放在了那人的鼻孔下，好一会儿，才对老家人说：“还有气，快快扶进屋救醒。”

60开外的老家人，上前扶起那人，就要催他赶路。

“等等。”边枫歧忙制止住老家人，扭头看了看被大雪覆盖的街道，说：“他投到我们门上，还是先把他救下吧。”说着，两人便把那人架进了院子。

几天的时间，那人在边家的照料下，渐渐的恢复了些气力，已经能在地上走动了。

这天，边枫歧来到那人养病的西厢，看他的身体状况。

“老爷来了。”那汉子正偎在被上遐思，见主人进来，忙要下地施礼。

“不必客气，快躺下。”边枫歧忙按住他，关切地问：“壮士今日感觉怎样？”

“承蒙老爷关照，比前几日好多了。”那汉子感激地作揖道：“搭救之恩，日后定报。”

“哎——看你说到哪里去了。”

边枫歧这才看清他的面目，方正脸膛，秀眉明目，端正的鼻子厚嘴巴。经过攀谈，得知他叫朱诚，胶东人，长年漂零在外，专以扛活为生。想在年前赶回家去投奔亲戚，不幸染病。又遇上雪，多亏边家搭救。那人的叙说，勾起了边枫歧的同情，说：“你如不嫌弃，可在寒舍留下，春上还可帮我做些活计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“既得老爷厚爱，甘尽犬马之力。”朱诚立即应了下来。

从此，边家的雇工里面就多了一个少言寡语，干活下力的他乡雇工。过了些日子人们才发现他左手少了五指，问他，他说是铡草不小心铡去了。边家可怜他，也就不指派他干费力的活计。

这日，朱诚正扬着手中的大斧在劈木头，就见一个獐头

鼠目的中年人领着一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，直奔边家正房。

不一会儿，里面就传出了主人的申辩和那伙人吵骂的威胁声。时间不长，那三人便骂咧咧的走了出来。老家人紧跟了出来拽住那獐头鼠目的人说：“屠三爷，我家老爷待你可是不薄，说什么也得宽限几天，可不能为财绝情绝义啊。”

“哼，情义顶个屁。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”那叫屠三的捋着下颌的几绺山羊胡，说：“限期三天，到时如不凑齐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”

那伙人走了，老家人却象钉在了那儿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大门外边。朱诚见状，上前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为何事，他们竟寸步不让老爷？”

“唉，屠三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边家算毁在他手里了”老家人骂着，两行老泪潸潸而下，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朱诚。

原来，荆山镇分行的代管人屠三见边家的生意越做越红火，便起了歹心。一切财产帐目皆不向边家汇报交付，並依仗在县城开镖局的侄子，将边家的买卖改了门头据为己有不说，还借修缮门头来向边家索取5千两银子。来的那人，便是屠三，是老爷过去的朋友。今天来，明为索取那5千两银子，实则是看中了边家在城里的门头，3天之内如交不齐银子，屠三将以查封城里的“鸿聚麻行”来抵押。

朱诚听了，眉头一皱，对老家人说：“老人家不要担心，快领我去见老爷。”

“什么？”当边枫歧听朱诚说能劝屠三不要5千两银子，还要还清未交的财产，瞪大眼睛惊奇地看着他。

“老爷，那屠三本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刚才没有辨认出来，

明天我去，定叫他将钱财如数还你。”朱诚看着面容憔悴的边枫歧说。

“那，那，边家就拜托你了。”边枫歧倏地从椅子下扑过来，激动地抓住朱诚的双臂，就要行大礼。

“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朱诚连声说着，用力扶住边枫歧。

第二天一早，边家便套上马车，由车伕赶着，上面坐着老家人和雇工朱诚，朝荆山镇驶来。

荆山镇是通往京城的要道，两旁崇山峻岭，古柏参天，山峦叠障，白云缭绕。由于此地远离县城，官府也没设关卡征税。因而，四方的买卖人闻风而至，使荆山镇出现了一派热闹景象。屠三霸占荆山镇分行后，嫌麻行赚钱不多麻烦不少，便依仗在城里开镖局的侄子，指使家丁打手，利用边家的资财，将麻行改成了妓院。名曰“玉鲜阁”。南来北往的巨贾富商和当地一些纨绔子弟常来寻欢作乐。他为了赚大钱，诱引更多的嫖客上门，每日里派家丁打手到各处去打捞十三四岁的贫家少女入院。进院者如有不从，轻者致残，重者打死。

这样一来。闹的良民百姓怨声载道，提心吊胆。

当马车来到荆山镇分行门前时，只见昔日里男女老幼欢声笑语的麻行门口，被几个披红戴绿涂脂抹粉的妖艳女人代替了。门头上原有的黑底白字，象征着边家做买卖的黑白分明的“荆山镇麻行”的横匾已被绿边粉红底，写有金色字体的“玉鲜阁”取代了，里面不时走出几个头髻蓬乱，衣着不整的妓女送客，他们拽着少爷公子的衣襟，对其挤眉弄眼要着小钱。老家人见状，不断地唠叨着：“唉，好好的一记买

卖，竟被践踏成这般模样，做孽呀，做孽……”

这时的朱诚，一改往日的举动，敏捷的跳下车来，直奔“玉鲜阁”。

门头拉客的几个女人，纷纷迎上来，边拽着他的胳膊，衣襟边爹声爹气地叫着。

“都给我滚了。”朱诚推开几个妓女，就往“玉鲜阁”里闯。这时从门里闪出两个大汉，没问三七二十一，照着朱诚就下了手，为首的一个“黑虎掏心”照他的心窝打来，朱诚眼疾手快，身子一仄让过拳头，扭腰调胯将他打出丈余远。另一个见事不妙，刚要跑，就见屠三带着一群家丁匆匆赶来：“那来的野种，撒野也不看看地方，来，给我打。”

主子一声令下，奴才个个卖命，他们依仗人多势众，狂噪着扑了上来，只见朱诚面对着凶猛的众手，避实就虚，指东打西，上架流星似的飞拳，下挡偷袭而来的腿脚，七八个打手被打的前仰后翻抱头鼠蹿。屠三一见不好，拔腿就跑，被朱诚追上抓住后衣领摔在地上，用脚踏着前胸，说：“你这个负义之人，快把老爷的财产帐目一一交出来。”

“啊——”屠三在地上挣扎着问：“你是边家的什么人？”

“是兄弟。”老家人这才明白，朱诚和屠三根本不认识，是专为此事来打抱不平的，急忙赶到骂道：“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当初如不是我家老爷，你早已饿死荒丘，想不到你竟恩将仇报，今天就来和你算帐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屠三发恨地说，算吧，“算吧，我侄子决饶不了你们。”

“皓皓明月，朗朗乾坤，怎容得你们横行霸道。”朱诚见他这时还搬出侄子来威胁人，气得“嗖”的一声把他从地

上举过头顶，向近处的几个打手扔去。

围观的人们见朱诚惩治了坑害百姓的屠三，无不拍手称快，解恨叫好。

朱诚看着几个打手架着屠三走了，便冲进“玉鲜阁”驱散众妓，将所有财产搬上大车，零小的用物分散给百姓，一把大火烧了“玉鲜阁。”

火烧“玉鲜阁”后，朱诚名声大振，瞬时，他的武功和为人传遍了整个潍县城，边家更是惊叹不已，没想到无意中收留上的一个残废雇工，在家临破产的关键时刻帮了大忙。同时，心里又在时刻担心着屠三的侄子屠如熊会来报复。

果然，第二天边家就接到了关东镖局烫金的大红请贴，点明要朱诚届时去镖局赴宴。

立时，边家陷入了一片惊惶，边枫歧和老家人围着朱诚搓手蹬足，着急地说：“朱诚兄弟万万去不得，那屠如熊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你还是快快逃了吧，”

“哎，”朱诚坦然一笑：“我倒好说，一走了事，可你们就遭殃了。我既然敢烧他的妓院，就敢闯他的虎穴。”

“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如何是好？”边枫歧拉着朱诚的手诚恳地说。

“放心吧，不妨事。”

老家人见朱诚说的轻松自然，说：“那，我陪你去，有个好歹也好照应照应。”

“也好。”朱诚说罢，便和老家人出了大门奔向关东镖局。

镖局设在潍城东关路北一幢相当宽敞的四合院里，拔地而起的台阶，门前一对龇牙咧嘴的石头狮子，左方悬挂着知

县亲笔写的“潍县东关镖局”的三尺木牌。两人由守门的领到镖局后厅，只见厅门大敞，当屋摆着两张八仙桌子，后面各放一张太师椅子，桌子上是满盘的鸡鸭鱼肉，就是不见一个人影。

三个人刚走上台阶，就见一伙人簇拥着一个满腮胡须的壮年大汉从内室走了出来。

朱诚一看，便断定他就是屠三的侄子东关镖局的镖头屠如熊。

不错，正是他。他看到朱诚那庄稼汉子样，嘴角一撇，轻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一对溜圆的小眼闪着凶狠的光，问道：“你就是火烧荆山镇‘玉鲜阁’的朱诚。”

“正是在下。”朱诚瞥了他一眼，问：“镖头有请，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佩服你的胆量，特约你来一叙。”屠如熊把手一伸，说了声：“请。”

朱诚来到桌后就要落座，身后一个吊眼的侍奉不等他坐下，“嗖”的把椅子抽了出来。屠如熊本想将朱诚跌倒在地以探深浅，却见他四平八稳蹲在了桌后，只好装做不知，令左右斟酒开宴。

酒过三巡，又往上添菜时，一个厨子托着一盘狗肉来到朱诚桌前，顺手拔出腰间的匕首，叉起一块狗肉送到他的嘴边，说：“朱师傅，这是潍县有名的狗肉，郑板桥最喜欢吃了，来，小人敬你一块。”

老家人何曾见过这等敬客方式，立时全身心绷了起来，紧盯着那柄充满杀机的匕首。

朱诚深知这“敬客”的含义，他见屠如熊和左右镖客那

一双双斜视的眼睛，笑了笑，说：“好，请。”便迎锋利的刀尖张开了嘴。

话音未落，厨子就用力向他刺去，只听“咯崩”一声，那匕首尖被朱诚咬掉了，厨子见状吓得舌头伸出来老长。朱诚却若无其事的咀嚼着嘴中的狗肉说：“呵，这么香的狗肉，怎么还有核，呸——”一吐，刀尖射出来，飞越屠如熊的发冠，“咚”的钉在了他身后的明柱上，

老家人抬起衣袖擦着额上的汗，暗道：“好险啊！”

屠如熊假意训斥厨子，“放肆，竟和客人开这种玩笑，还不退下。”他喝退厨子，对朱诚道，“朱壮士好利齿呀，不妨下场露两手，让兄弟见识见识。”

“好说。”朱诚一收马式来到院中，双肩一沉，精神抖擞，在地上亮了个“马式”，只听他“咳”的一声，就练起了“马步功。”

屠如熊见院中的方砖，随着朱诚脚下的震声，下陷有半尺，並在一声声如雷灌耳的震脚声中成了碎块，不由暗暗吃惊，走下台阶说：“壮士硬功不错，是否让弟兄们再见识见识你的轻功。”说着一挥手，一个侍卫便在院中摆了一长溜鸡蛋。

朱诚二话没说，一提丹田气，身子一跃，两脚便象雪片落在鸡蛋上。他在上面竟象走平地一样。众人见了，不由“啧啧”直叫。

屠如熊从朱诚的硬轻功看出，此人非等闲之辈，便朝他“嘿嘿”一笑，作揖道：“朱拳师好武功，来，请内室一叙。”

来到内室，屠如熊欢颜笑语和朱诚称兄道弟起来，说：“老弟这么好的武功，在边家当雇工，岂不误了前程。如果

报效朝廷或开设镖局，岂不美哉。”

“区区匹夫，派不上大用场。”朱诚冷冷地说。

“哎——你若不嫌镖局庙小，咱兄弟在一块共事，如何？”屠如熊那对乌黑的小眼朝他脸上一扫。

“多谢镖头美意，可惜我生来没那个福份。”朱诚朝他一拱手，说：“如无他事，在下告辞了。”朱诚瞥了他们一眼，拂袖而去。

“怎么？你就这样让他走了。”屠三不甘心地埋怨着侄子。

“不，暂且让他活几天，我决不会放过他们。”屠如熊转动着小眼珠说。

朱诚和老家人一进家门，就见院中站满了人。原来，他俩赴宴之事，很快被邻近得知，赶来问候消息，尤其是那些受过边家周济的百姓，早就来了，他们一见两人平安而归，蜂拥而上，围着他们问长问短。边枫歧更是激动不已，吩咐摆设酒宴。边祥、边亭却来到朱诚面前“扑通”一声跪倒，口称“恩师在上，受徒儿一拜”

“这——”朱诚一愣，忙问主人这是么事。

“老弟，近几天来的事情。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在当今，光凭买卖公平，为人诚实是不行的。老弟，看在老朽的份上，收下两个犬子。”

“哎——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朱诚赶紧去拉两个孩子。

“老弟，你可不能看着边家毁于屠家叔侄手里不管。”边枫歧激动得热泪纵横，伸手将他拦住。

“是啊，你就答应了吧。”老家人深知朱诚的厉害，打心眼里愿他收下两个少爷。

“师父，你就收下两个少爷吧。”院中所有的人一齐请求着。

“对，连我们也收下吧、”几十个青年后生也在嚷嚷着。

“好，既然大家都看得起我，就收下了。”

朱诚看着欢蹦雀跃的青年，低声地对主人说：“老爷，屠家心怀叵测，咱借这个机会多收一些人如何？”

“对，广招弟子壮大势力，就不怕屠家这些恶棍了。”

“为了边家今后的事业，我所传授的武功就叫‘边家捶’。”

“这咋行？”边枫歧忙制止说。

“这样有好处，可使招来的弟子和咱一心一意，遇上事情人多势众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

“可是以我们边家命拳名，就埋没了老弟的英名呀。”

“无妨”。朱诚招呼过来老家人，说，“你张罗人写写告白，贴满全城，广招‘边家捶’弟子。”

“好说，老家人乐颠颠的走了出去。

几天的时间，边家就招了几百名弟子，这对潍县说来，实属震动。屠家更是惊恐不已。

这天夜里，西北风狂舞，满天阴云。城楼上谯鼓刚响三更，一条黑影跃上了边家门楼东侧，冲正房门口吆喝，“朋友，出来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朱诚一个“鱼跃”从窗户里窜了出来，一个个“蜻蜓点水”上了墙头，听下面传来脚步的声音，忙按下墙头飞身追去。

一路上，朱诚用夜行人的眼睛盯着几条人影追下去，当

撵到城北的玉清宫时，东方已经放亮。他看到宫殿门前的空场上，有数十人在此，屠如熊和一个老者在众人中间，紧衣打扮，紧盯着近前来的朱诚。

“姓朱的，是条汉子。”

朱诚刚站稳，屠如熊就跃到了他面前，作揖道：“特约你来决一胜负。”

“请。”朱诚还礼说。

“看刀。”屠如熊一声断喝，抡刀向他的天灵盖、脖颈、肋下、臀部劈来。只见那刀疾似闪电，刀刀不离朱诚左右，恨不得一刀将他斩为两段。

两人在场地上斗来斗去，也没分出高低输赢。这样一来，屠如熊先自慌了，本想欺对手手无寸铁，尽快将他杀死，可斗了大半个时辰并没有伤着他一根毫毛，于是，施出了他的看家刀法，一个“旱地拔葱”跃出一丈多高，一个“刀劈华山”向朱诚面门劈来。

谁料朱诚却不躲闪，猛地伸出双掌将那倾注千斤重的单刀夹住了，说：“劲猛如虎，刀快如鳞，功夫虽深，岂奈何我‘秃爪龙’。”

屠如熊闻听大惊，江湖上谁人不知“秃爪龙”的大名，今天竟遇上了他。顿时惊惶失措，豆大的汗珠往下滚动。正在这时，一条人影象仙鹤一样飘到了两人跟前，将手中的齐眉棍一举，只听“咣啷”一声，刀手分离了。

“二位暂歇，让老夫献丑。”

朱诚见来者6旬上下，身穿雪白的绸缎衣衫，手持鸡蛋粗细的白银齐眉棍，身高力大，声亮如钟。朱诚闪身跳出圈外，说：“我与你素不相识，请报上大名。”

“嘿嘿，要问我的名字。”老者将手中的棍往地上一杵，两个指头在上端一摞，身子就飘了起来，到了棍顶把腿一盘，一个“童子拜佛”坐在了棍上，说，“我姓黄，字少堂。”

“想不到黄老前辈也来凑个热闹。”朱诚知道，他在潍县武功第一，是屠如熊的师父。朱诚说：“既然老前辈有雅兴，小弟奉陪。”

“爽快。”黄少堂被徒弟请来，是想用自己的名声来威慑对方，让他就范。没想到对方竟不买他的账，还直言不讳和自己比试武功，就假意称赞了两句，一使眼色，冲上来8个手持单刀的大汉。步步逼近了朱诚，眼看就是一场肉搏的流血战，这时远处冲来一片呐喊着的人流，近前一看，原来是几百名“边家捶”弟子，手持兵器寻师父来了。

“来得好。”朱诚心里大喜。

屠家师徒见状，光他一个人就不好对付，再加上几百名青壮汉子，就更不好办了。两人私议，暂和为上策。便喝退8个大汉。

“如无他事。在下告辞了！”朱诚朝他俩一拱手，转身来到几百名“边家捶”弟子身边，在众弟子的簇拥下走了。

黄少堂看着朱诚等人的背影，对屠如熊说：“此人是咱们的心腹大患，如不铲除将后患无穷。”

“师父，你尽管放心，我自会有办法将他除掉。”

“有何办法？”

“咳，您老忘了。”屠如熊眼睛一亮，说，“他八成就是朝廷悬赏缉拿的那个‘义和拳’要犯冯立望。‘秃爪龙’是他被官府截去左手五指后，潜伏多年，练成一门独家功夫后的